

大河石窟

□王建中

唐开元年间的那个春天,诗人王维鸣棹胜州,但还是与准格尔黄河大峡谷失之交臂了。

清初,这段峡谷岸林木茂盛。

亭林先生顾炎武来到黄河河道中的娘娘滩时,绣旗半开,桐乳入茶,山花烂漫……

那时黄河岸边的石窟寺,遍插白幡,被称为白旗召、察罕固少召。清康熙皇帝巡视鄂尔多斯时,石窟寺掩映在苍松翠柏中,泉石从瀑,幽峰曲径。

清朝中叶的石窟寺,崖岸空壑,堑通润连,形成了山环水绕的幽境,可谓林壑呼应,罅帘卷漫,白水叠石,云影盘泉。

察罕固少召,因蒙晋陕粮油大通道的兴起,成为一处兴盛之地。双崖峙立的幽谷中,河水咆哮的山门前,悬有一副楹联:“大河垂天二万里,长松拔地三千尺”。

我去的时候,夕露沾衣。黄昏把夹岸的榆树凸现出来,嵯峨的群峰阴影铺开,一股凛冽的香气恍然心惊。穿过黄刺玫和柠条交杂的长岸,暮色中一小片红柳朝向河水的枝条闪着波光,崖壁沉入夕照。回头望去,来时的路径已经模糊,树木贴着岩壁,一条早已倾圮的石级古道时断时续。天暗下来,仿佛有更深的幽暗在峡谷里潜伏。

夜色很快笼罩了这里,黑黝黝的建筑耸立在崖巅,风落下来,凛冽的香气异常陌生,黑暗中沉默的事物总是不语。峡谷里的河水起伏如钟,四周的沟壑十分安静,涛声低沉。天光呈现出来的时候,石窟寺前的石阶上飞起一只鸟,翅膀甩打空气的声音,如同风中的幡。河里轰轰隆隆过一阵闷雷,仔细听了一会儿,辨出这是塌方的声音,心里一惊。找了一块高崖坐下后,身下的涛声不断涨上来,就枕了这波澜,看天上的星星,潮气也裹着山风,像大布一样,罩了过来。一夜无梦,清晨便笼在一片晨雾中了,石窟寺隐隐露出一角。

峡谷在这里有一个侧身,两岸拉拽而来,河水的转折并不低沉,抑压使河水狰狞起来,对峙的高崖却脚躅,一崖挨着一崖,峰崖拥趸,洄悬激注。左岸是绵延的丘陵,缘崖南下,长城迤逦,岸上山缺连堑,关河从东来插入黄河,因是渡口,将这个山口称为关河口,晋西北并不深厚的黄土被水流深切之下,石槽陷铁如匣,形成一道深深的石河。长城堡寨簇拥,一直迤逦至雁门关,表里山河处处被山峦挡住,紫塞也时时被遮断。北进是土默川的尾翼,一望无际,黄河上中游的分界处正是著名的海生不浪

小时候,一入冬,妈妈便开始撕着日历,数起了日子。农家小院,齐整的玉米楼子,在阳光下闪着金色的光芒。那高高低低的土墙上,挂满了一串串红辣椒和晾晒好的萝卜干,它们正恣意地在东风里飘来荡去,向人们诉说着生活的美好。

喜气盈门,炭火正红,土炕滚热。大人们打坐向火,剥着瓜子,纳着鞋底,偶或翻看炉盖儿上烤熟的红薯;女孩子围坐在一起,相互编着新式样的麻花辫儿;小男孩儿一点不消停,他们穿梭于长长的弄堂里,娴熟地舞枪弄棒。

“满窑里围得不透风,脑畔上还响着脚步声。”民歌里的场景再现,左邻右舍一起拉家常侃大山,海阔天空,淳朴的脸上绽放着笑容。炉上的食物熟了,整个小屋弥漫着饭香,孩子们聚拢过来,调皮的猫咪也“喵喵”地来凑热闹。此时,大铁壶里的水“咕噜咕噜”地唱歌,云山雾罩,香满小屋。如此热闹喜气的氛围,温润了我的一生。

那时我总是急不可待地掀开发面盆的盖布,一股浓浓的面香顿时溢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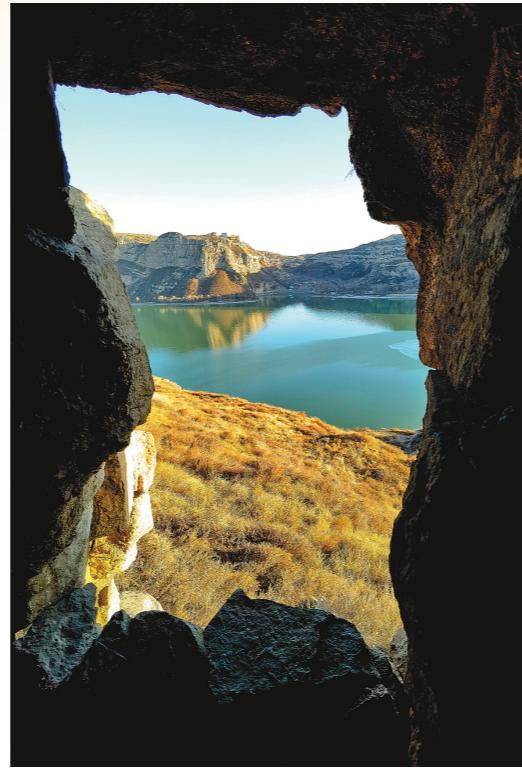
被群崖遮蔽。

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在一条峡谷里相融共荣,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由峡谷直上看去,石窟寺耸出云端,如同天上落下星星,地上开出金莲。大石垒筑的峡谷,大开大合的天堑,鹰也在天上,风一吹,柏枝榆叶飘落。

石窟寺像一座石城,整个峡谷像一把马头琴,传世的涛声填满峡谷。

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的一



画意天然的石窟 钟颜 摄

一个小阳春日,耶喜先生在塔哈拉河畔喝过一碗浓茶后,动身前往石窟寺。后来人们将这碗茶,称作跑坡茶,现在该茶依然在蒙晋陕接壤区广受欢迎。其实,它就是遍生于黄河两岸的野生黄芩。耶喜先生喜这里的山泉,爱用泉水冲泡黄芩。

缘河口走水路,依河南下,30里行程,却是九曲之折,为晋陕黄河大峡谷开了端倪。现在谓之蛇曲。这一段,当是黄河上最经典的河曲地貌,也是最幽奇之处。

据人们讲,去石窟寺的人多走河路,大半要在船上过夜。一人夜,小船就绝迹了,拢岸的多是大船,船头上挂一盏灯笼,宿夜的人们枕着涛声而眠。灯笼是不息的,夜里要添两回油。河风吹着灯笼,飘飘忽忽,夜深恍

喜气盈门

□董彩平

小屋,妈妈笑起来:“喜气,喜气,明年又是一个好年成。祈愿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锅里的水翻滚沸腾着,大家烀豆馅、包豆包,你一言我一语,笑声不绝。厨房里,孩子们围着锅台不肯离去,饶有兴致地看着豆包被放进蒸笼里。灶膛里柴火正旺,映红了孩子们的小脸,黄澄澄的黏豆包终于出锅了……

农家的饭香,向四面漫溢。喜鹊也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扑棱棱”地飞向各家屋项。

晚上,窗外寒风掠过枝条呼呼作响,小孩子们早早地躺在暖烘烘的火炕上,看着妈妈在灯下缝衣服。只见她行云流水般地穿针引线,时而将银针在鬓角上轻轻擦拭,时而掖掖孩子们的被角。

寒假归来,我们会帮妈妈把大块

天刚蒙蒙亮,我们几个小懒虫还在被窝里挣扎犯懒,窗外鞭炮声“噼噼啪啪”。这个时候,七大姑八大姨涌了进来,热情地召唤着大伙儿去家里帮忙……

乡亲们大快朵颐后,把剩下的生肉挂在冷屋子的大梁上。待几桌水席吃完,好客的老乡会从地窖里取出一大筐冻梨。大伙天马行空地聊,口干舌燥之时,一大盆化好的冻梨被主人端了上来,入口酸爽不腻,直抵味蕾。

“腊月二十五,推磨做豆腐。”农家石磨磨制的大豆腐,别有一番滋味。大婶们把白白嫩嫩的大豆腐放到室外,次日中午,东北酸菜炖冻豆腐上桌,那味道别提多香了。

寒假归来,我们会帮妈妈把大块

北国风光



柳林摄影 鲍明全 摄

当第一片雪花轻盈地飘落于阴山的山脊,当呼伦贝尔草原被一层素白缓缓覆盖,当河套平原的村落浸在朦胧的雪雾中,内蒙古的冬天,便伴着这漫天飞雪正式登场。北国的雪,从不是单调的苍白,它以万千姿态装点着大地,书写着独属于冬日的雄浑与浪漫,在天地间铺开一幅灵动的冬日画卷。

北国的雪,是草原上的静谧诗篇。进入冬天,呼伦贝尔草原褪去了夏秋的碧色,迎来了雪的洗礼。初雪时,细密的雪花如柳絮般飘洒,落在枯黄的草叶上,为草原披上一层薄薄的轻纱,远远望去,黄绿相间,别有一番韵味。随着降雪渐密,雪花汇聚成鹅毛,大片大片地坠落,仿佛天空打翻了装着棉絮的匣子。一夜之间,草原被厚厚的白雪覆盖,变成了一片洁白的雪原,天地相接处,只剩下纯粹的白与澄澈的蓝,没有一丝杂质。蒙古包顶积了雪,像是一个个圆润的奶油馒头,散落在雪原上;不冻的额尔古纳河在雪地里蜿蜒,水汽蒸腾,为河岸的红柳挂上晶莹的雾凇,玉树琼花,宛如仙境。偶尔有牧民骑着马踏雪而过,马蹄印在雪地上留下深深的痕迹,又很快被新雪覆盖,只留下一串模糊的印记,像是草原写给冬天的秘密。正午时分,阳光洒在雪原上,白雪反射着耀眼的光芒。

北国的雪,是戈壁上的苍茫画卷。靠近乌兰布和沙漠边缘的地带,雪的到来更添几分苍凉之美。不同于草原的绵密积雪,戈壁上的雪总带着几分疏朗,雪花落在赭黄色的砾石上,不似草原那般堆积成厚簇,反而勾勒出石头的棱角,像是给大地镶嵌了银边。风掠过戈壁时,雪粒被卷起,形成细碎的雪雾,在阳光下闪烁,宛如流动的星河。远处的沙丘被雪覆盖,原本起伏的曲线变得柔和,黄白相间的色彩,在天地间晕染出独特的层次感。偶尔有骆驼踏雪而行,驼铃在空旷的戈壁中回荡,与风雪声交织,仿佛诉说着古老的丝路故事。

北国的雪,是城镇里的烟火画卷。在呼和浩特、包头等城市,雪的到来让城市多了几分诗意。清晨,推开窗户,映入眼帘的是银装素裹的世界,屋顶积了雪,道路铺了雪,满都海公园的垂柳挂满了雪,就连路边的路灯,也被雪包

冬日画卷

□三月河

裹成了白色的灯笼。孩子们穿着厚厚的棉袄,在雪地里奔跑、嬉戏,堆雪人、打雪仗。路边的商铺门前,挂着红灯笼,灯笼上积着雪,红与白的碰撞,充满了浓浓的年味。傍晚,城市的灯光亮起,雪花在灯光下飘落,像是无数萤火虫在空中飞舞。

北国的雪,是平原上的希望序曲。河套平原的冬天,因雪而更显生机。初雪降临时,雪花轻柔地覆盖在麦田上,像是为幼苗盖上了一层“保暖被”,既能抵御严寒,又能锁住土壤中的水分。雪后初晴,阳光洒在白茫茫的平原上,一望无际的雪地里,偶尔能看到农民劳作的身影,雪在脚下发出“咯吱”的声音,像是与土地的对话。待到来年开春,积雪融化,顺着田埂渗入土壤,滋养着麦苗生长,为夏粮丰收打下坚实基础。冬日的河套平原,没有了春耕秋收的忙碌,却因这雪,多了一份对未来的憧憬,每一寸积雪下,都藏着丰收的希望。

冬日每一片飘落的雪花,都像是一一个跳动的音符,在辽阔大地上谱写着动人的冬日诗篇。这片被雪滋养的土地,因雪而更加美丽,因雪而更加充满生机,也因雪而让人心生眷恋。

且听风吟

雪原韵事
(组诗)

□戈三同

雪中行

在雪中行走,一路被飞雪的鞭子抽打着。近旁

几只觅食的麻雀,和我一样蜷缩的身子,遍布被风驱赶的鞭痕

这个季节,雪花再温柔一旦被风挟持,美也充盈着暴力这些雪花,一旦飞掌落下顷刻,将我的肩胛拍成另一片雪原

但哪一个生命没有上扬之心即使狂风的绳索勒入远山的肋骨如抑制着一个五花大绑的莽汉在我抬头的瞬间,它一头撞碎了冬天的迷蒙

哦,黄羊

大戈壁空阔,辽远,浩渺但没有那一寸土地,是属于它们的属于它们的,是奔跑、跳跃、迁徙是蓦然间的突现,又倏然消失

此刻,它们从雪原上走过一只带羔的母羊,突然慢下来突然走近一道铁丝网

一定是那具高挂的骨殖,因定格了一个腾跃的姿势它漆黑的泪腺,滑落一滴惊恐漠风穿过风干的眼窝,似幻它又一次吹响了悲鸣的号角

仿佛神灵的率领,引领望远或像一抹流浪的云絮,与大风缠斗与滑过草尖的时光,相依相扶将生存的版图,缠在蹄子上一只踩着另一只,晃动的影子身上扛着硕大的灵魂和胃囊里,仅有的一撮草

边角

当那个如山的身影,渐渐模糊一晃,跌入地平线雪地上留下的脚印,却清晰而醒目

没有谁会留意拖来一幕星月,又远去的脚步番会有如此礼遇

似乎没有什么,比牛舔鼻靴子

配上一双毡垫,更辽阔的温暖了她弯腰,拓下那个尺寸

那一刻,盈尺之外的广大雪原仿佛只是她推开,裁下随手扔掉的一圈阔大的边角

我的远方

过不久,我就老了那时,我的远方,就在遥远的附近

浑善达克,或黄岗梁

我一人独坐时光深处,身边的动物因我的善待,一天天变得野性全无

我像重新认识朋友一样亲近眼前的事物。与一簇草平起平坐

与一只贸然闯入的松鼠,称兄道弟

落日从沙梁拱出,或隐没

我一人的事情,竟也如此苍茫

登高极目,远处一条隐隐的河流仿佛也是我独自放养的

当大雪覆盖,鸟踪灭我会不会担心,偶尔的回忆

会照亮暗去的过往

也足够,劈柴一样抵御辽阔的寒冬

星夜疏朗,四野沉寂

我的耳蜗,像我拥有的是一座微型羊圈

它圈住的月朗风清,将生生不息

雪后登山

雪后的额尔敦山,微胖了些风雪拿捏的庞大雪人,也安静了些

有人肩扛星月,迷失于昨夜

有人埋头扫出一条山道

仿佛给登顶人,扛来一架通天的梯子

台阶的肋骨是硬的

越接近山巅,树枝上的鸟雀越胆大是否把我当成了一只大鸟?

但可以肯定的是,上边安坐

伸手可及的那一方晴空,暂时还没

有谁动过

诗星空